

忠
肅
集
附拾遺
一



忠 肅 集

附 拾 遺

(一)

劉 摯 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
所選聚珍版叢書及
畿輔叢書皆收有此
書畿輔覆刻聚珍本
故據聚珍本排印

原序

宣和四年七月六日，宣教郎知開封府臨河縣丞劉跂，寓書于元城劉安世曰：先人平生爲文，方棄諸孤，僅存一篋，類次之已成編集，念當有序引以信于後。晚年遷謫，事同諸公，身後怨家誣謗，又蒙朝廷核實，已賜昭雪。然而元祐大臣不幸亡歿者，類皆不敢納銘于壙，植碑于隧，始終大節，不應無聞于後世。願因集序并載一二，使他日有攷焉。顧惟衰拙，自少受知于先丞相，素叨國士之遇，中荷薦引，寢階禁從，晚歲遷謫，復同憂患，而又被譴以來，行三十年，固窮守道，俯仰無愧，似不爲知己之辱。雖懷自顧不足之差，而莫敢辭者，蓋義之所在，不可得而避也。公諱摯，字莘老，永靜軍東光人也。幼而敏悟，有成人風，年未弱冠，被薦于渤海，聲譽籍甚。凡四預鄉貢，禮部奏名爲第一。復中甲科，初治南宮，已著風績。英宗詔二府各薦士充館閣，忠獻韓公琦以公應詔，補館閣校勘。王文公安石初秉政，搜擇人材，擢爲中書檢正，居月餘，議論多不合，會除監察御史，欣然就職。語家人曰：趣裝，無爲安居計。卽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止小臣，意在傾故相富弼以市進。今弼已責，願寬州縣之罪。神宗皇帝勵精求治，獎進臣下，公旣對面賜褒諭，且問從學王安石耶？安石稱卿器識，公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不識安石也。因論人物邪正，奏對移時，上意嚮納，公退益感遇，思所以稱。因上疏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其事有不可勝言者，略陳十害，切中時病。會御史中丞楊公繪亦論新政，并公章下司農，司農條件疏駁，遂劾繪與公險詖，中懷向背，有旨分析。公奏曰：臣有

言責。采士民之說。敷告于陛下。是臣之職也。今有司駁奏。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及司農所奏。宣示百官。攷定當否。奏入不報。明日復上疏。極論時政。遂罷御史。落館職。擬竄嶺外。上不聽。乃貶衡州。哲宗皇帝嗣位。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以祖母共政。見連年水旱。西鄙未寧。百姓勞敝。而國有大故。當務休息。遂散遣京城役夫。減皇城司覘者。廢物貨場。罷戶馬等事。皆從中出。又戒敕內外。無敢苛刻擾民。已而進退大臣。選用臺諫。擢公爲御史。公受命之始。卽具以熙寧告神考之語。復陳于哲廟之前。兩宮聽納。盡行其言。曾未朞月。人情於變。使天下有泰山之安。而無一朝之患者。公之力也。公旣被遇。知無不言。奸佞刻薄之吏。事狀顯著者。公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肅然。時人以比包希仁。呂獻可。上察其忠義誠信。可屬重任。未幾。遂大用焉。公在中書。一日內降畫可二狀。其一裁節宗室冗費。其一減定六曹吏額。房吏請封送尙書省。公曰。常時文書錄黃過門。今封送何也。對曰。尙書省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公曰。中書不知其他。當如法令。遂作錄黃。初。尙書令史任永壽。精悍而猾。與三省吏不相能。數以奸弊告諸宰執。呂丞相大防信任之。時戶部裁節浮費。後省裁定吏額。皆踰年未就。呂丞相專權狠愎。盡取其事。置吏額房于都省。以司空府爲局。召永壽輩領之。未嘗謀及同列也。永壽見錄黃。愕曰。兩省初不與。今乃有此。卽稟丞相。命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以是白公。公曰。中書行錄黃法也。豈有意與吏爲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耶。他日又持奏稿。以丞相旨稟公曰。吏額事本欲愼密而速。故請徑下。然未經立法。欲三省同

奏依致仕官文書法。公曰：似非其類也。更當聚議。明日呂相又袖橐橐色示公曰：勢不可不爾。公不欲立異。勉應曰：諾。其後事畢。永壽以勞進官。時忱蘇安靜時憚皆遷秩有差。于是外議喧然不平。臺諫交章論列。以爲事在後省。成就已十八九。永壽等攘去才兩月。而都司不用司勳格。擅擬優例。冒賞徇私。章數十上。時公已遷門下。每于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此皆被省者。鼓怨言。章風聞過實。不足深信。呂丞相亦以語客曰：使上意曉然者。劉門下力也。然自此忌公益甚。陰謀去之。遂引楊畏在言路。諫官疏其奸邪反覆。章十餘上。竟不能回。士大夫趨利者。洵洵交訐其事。于是朋黨之論起矣。公語丞相曰：吾曹心知無他。然外議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少引避。丞相曰：行亦有請。是歲八月一日奏事畢。少留。奏曰：臣久處近列。器滿必覆。願賜骸骨。避賢者路。上遣中使召公入對。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可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趨入視事。公不得已受命。頃之呂丞相亦求退不許。明年公繼爲丞相。不滿歲。前日洵洵者在言路。詆公。竟去位。朋黨之論遂不可破。其本末如此。公輔政累年。剛明厚重。達于治道。朝廷賴之。及爲相。益總大體。務守法度。輔佐人主于無過之地。其于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人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望之。鄭朋事諫。公曰：楚士奈何。公笑而不答。論者謂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爲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者。公爲之首。奏事上前。言直事核。不爲緣飾。多見聽用。與同列語。公平不欺。未嘗以私屬人。人有所欲。多憚公聞之。公聞之亦爲盡力。然終不以語也。精力絕人。遠甚。一見賓客。及聞其語。終身不忘。事無劇易。臨之曉然。省吏每以事

試公不以久近區處如一。言皆可復。故三省事經公所裁定者。後皆遵用。莫能改云。趙彥若子敗官下獄。彥若奏與監司有嫌。乞移獄他路。言者論彥若罔上不實。王鞏除知宿州。言者論鞏前在揚州不法。彥若鞏皆公姻家也。語稍及公。公請辭位。章七八上。遂遷就外舍。詔遣近侍宣召公入。既對。諭曰。彥若鞏輩事何預也。言者皆謂交通刑恕及章惇之子。牢籠小人。爲異日計。公心知爲言者所中。不復自明。謝曰。臣愚闇招致人言。願就貶責。既退。固請益堅。乃罷相。以殿學士守鄆。給事中駁奏。謂劉某忠義自奮。力辨邪正。有功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并給事中罷之。于是中外疑駭。莫知所謂。久之。乃知言者雖多。專以章邢事爲媒孽。初。公家子弟與章惇之子相識。因入都應舉。而公家子弟亦遊科場。嘗至府第。而言者指爲交通之迹。邢恕謫官至京師。以書抵公。公答以手簡。其末云。爲國自愛。以俟休復。茹東濟爲東排岸官。數有請求。而公不之許。蓄怨甚久。適見公簡。陰錄其語。以示言者。言者繳上之。且解釋云。休復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辟也。劉某所懷如此。蓋媒孽之語不一。而此最爲甚。朝野憤之。其後楊畏遂升從官。搢紳共惡。甚于虺蜴。東濟亦除提舉常平。諫官復論其素行。士論不齒。不宜任以監司。除命遂寢。人情更以爲快。公天性高明。不以己長格物。既貴。恭儉好禮。不改平素。澹靜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皆自讎校。得善本。或手抄錄。孜孜無倦。平居不親妾媵。家事有無。不以經意。雖在相府。蕭然一室。其後南遷。不知者謂公不堪其憂。親族門人。乃知公謫居自奉簡約。與在相府無以異也。凡有議論。惟尙中道。不習異說。不貴苟難。務在謹名教而已。少好禮學。講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

春秋攷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爲多。公文章雅健清勁。如其爲人。辭達而止。不爲長語。表章書疏。未嘗假手。凡奏議論說記序銘誌詩賦諸文。總千餘篇。次第著集爲四十卷。藏于家。公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徙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于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嶺表之謫。公拜命卽日就道。惟從一子。家人涕泣願侍。皆不聽。水陸犇馳。見星乃止。至貶所。屏跡不交人事。亦無書自隨。宴坐靜默。家人具饌。告之食。則食。喜怒不形。意澹如也。公年未五十。卽屏嗜慾。晚歲南遷。氣貌安強。無衰瘁之色。居數月得微疾。公自謂將終。戒飭後事。精神不亂。安臥而薨。公旣歿于嶺外。所屬爲公請歸葬于朝。不許。已而諸子坐廢。家屬再徙他郡。而不著罪狀。人無知其故者。雖公家亦不知也。今上登極。大赦天下。公旣歸葬。而文及甫蔡渭皆貶湖州。然後人稍知其事起于此。初及甫持喪在洛陽。邢恕謫永州未赴。亦以喪在懷州。數通書有怨望語。及甫又以公任中司。嘗彈罷其左司郎官。怨公尤深。以書抵恕。其略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怨于鷹揚者。益深其徒。實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大意謂服除必不得京師官。當求外補。故深詆當路者。紹聖初。恕以示蔡頌蔡渭。渭數上書訟呂丞相及公。而下十餘人。陷害其父確。及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驗。朝廷駭之。委翰林學士蔡京。御史中丞安惇究治焉。遂逮及甫就吏。而所通初無事證。但託以亡父曾說之。究治所問。司馬昭謂誰。及甫對意謂公也。問其證據事狀。則曰無有。但疑其事勢心意如此。朝廷照知其妄。獄事遂緩。會公薨。聞猶用蔡京奏。以不及考驗爲辭。但坐諸子而已。時紹聖

五年五月四日也。其後諸子叔復護喪還鄉里。公嗣子跂徑伏闕下。上疏訴其事。又持副封詣都堂。叩宰相韓忠彥曾布等。皆取實封案牘閱視。知其謬妄明白。具以語跂。至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有旨文及甫蔡渭所陳。顯無實狀。已行貶責。紹聖五年五月四日。指揮更不施行。然後公歿。後讒謗所坐。皆得解釋。渭今改名懋云。崇寧元年正月癸酉。葬公于鄆州須城縣大谷山之原。先塋之東。曹國夫人任氏祔焉。有詔特依前宰臣例。又除公壻通直郎蔡蕃知陽穀縣。應副葬事。送終之禮。極其哀榮。四方觀者。莫不歎息。嗚呼。公之厚德高行。追配古人。嘉謨偉績。播于天下。士民者。固不可勝數。今特取大節載之。其餘非公出處所繫。皆略而不書。八月一日。承議郎提舉南京鴻慶宮賜紫金魚袋劉安世序。

忠肅集目錄

卷一……………一

制敕四首

表二十七首

卷二……………一七

表二十二首

劄子十一首

卷三……………三一

奏議十四首

卷四……………四七

奏議十四首

卷五……………六一

奏議十首

卷六……………七三

奏議十五首

卷七……………八九

奏議十七首

卷八……………一〇五

啓四十首

卷九……………一二一

啓二十二首

書一首

記六首

卷十……………一三七

序二首

雜著二十一首

卷十一……………一四五

神道碑二首

墓誌銘一首

卷十二……………一五九

墓誌銘四首

卷十三……………一七三

墓誌銘十三首

卷十四……………一九一

墓誌銘墓表附十五首

祭文七首

卷十五……………二二一

五言古詩五十三首

卷十六……………二二七

七言古詩二十二首

五言律詩七十二首

卷十七……………二四五

五言長律十五首

七言律詩四十六首

卷十八……………二五九

七言律詩七十七首

卷十九……………二七五

七言律詩六十八首

卷二十……………二八九

七言律詩二十一首

五言絕句五首

七言絕句六十二首

臣等謹案忠肅集宋劉摯撰摯字莘老東光人家于東平登嘉祐四年甲科神宗朝累遷禮部侍郎哲宗卽位歷官門下侍郎尙書右僕射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紹聖初坐黨籍累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卒紹興中追贈少師諡忠肅事蹟具宋史本傳其文集四十卷見于宋史藝文志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裒輯編綴以原書卷目相較尙可存十之六七除青詞齋疏等文十七篇謹稟承聖訓刪削不錄餘各以類排纂釐爲二十卷而仍以劉安世原序冠之于首摯忠亮骨鯁于邪正是非之介辨之甚嚴終以見愠羣小貶死荒裔其爲御史時論率錢助役之害至王安石設難相詰而摯反覆條辯侃侃不撓今其疏並在集中他若劾蔡確章惇諸疏見于宋史者亦並存無闕其所謂修嚴憲法辨別淄澠者言論風采猶可想見固不獨文詞暢達能曲鬯情事已也至集中有訟韓琦定策功疏頗論王同老攘功冒賞之罪而道山清話遂謂文彥博再相摯于簾前言王同老劄子皆彥博教之乞下史官改正宣仁不從彥博因力求退今考此事史所不載而集中有請彥博平章重事疏其推重之者甚至尤足以證小說之誣蓋當時黨論交訐好惡是非率難憑據幸遺集具在得以訂正其是非于論世知人之學亦不爲無補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司經局洗馬臣黃軒

忠肅集卷一

宋劉摯撰

制敕

元祐三年御試進士制策

朕肇膺駿命。涉道寡昧。懼無以奉承太母之慈訓。而彰先帝之休德。夙夜以思。樂得天下之忠言嘉謀。庶以濟茲。今子大夫羣至在廷。朕甚嘉之。蓋聞天之災祥。以類而至。古之善言天者。能推斯變以應斯事。若合符節。粵自去冬大雨雪。至于春二月不止。人大失職。廣罹凍飢。殍死者衆。夫恆寒之罰。久陰之異。必有以召之。其故安在。朕爲政于茲四年。蠲天下逋負。輕征而散利。苟可以足下。無不爲者。而民力猶未裕也。捐金幣之厚。廓信義之度。以安邊柔遠。而戎心猶未革也。豈所謂至恩者。未可崇本務歟。特施設之序。或失其當歟。官之流至多門也。舉天下之闕。不足以居其人。財之費至無藝也。量天下之入。不足以爲之出。將革之乎。或疑于傷恩。將因之乎。懼無以善後。必有至道。未燭厥中。先王之時。上之陰陽和。風雨時。下之稼穡茂。衣食足。官簡而士貴。財通而禮行。四夷款附。邊場安堵。又何修而至于斯歟。夫切而不迫。緩而不迂。朕非求于空言也。蓋將有考而行焉。其悉心茂明之。

元祐三年御試特奏名制策

朕觀先王之時。道德一于上。風俗同于下。家有孝悌。鄉有忠信。人人知禮義之守。廉恥之行。其進退斯有制。取舍斯有分。雖虞人也。招之非其物。則不往。雖乞人也。予之不以禮。則不受。習俗旣成。施于後世。雖世衰道喪。勢利出其前。禍患臨其後。而終不以易其節。故奸雄或爲之屈。寇盜或爲之避。彼上之所以養之。與士之所以自養者。何道而至于此。國家昭德塞違。示人以不爭。信賞必罰。示人以好惡。學士大夫。莫盛于斯時。然所謂道義重。則輕王公。志意修。而驕富貴。風之所被。使貪夫則廉。薄夫則敦者。其亦有是人乎。朕欲使仕者不獨爲貧。學者皆知爲己。所以厲其節。興其志。蓋必有道。子大夫其考古之所宜。施于今者。著于篇。

元祐六年御試進士制策

朕聞六藝之教。同適于治。而禮樂爲急。制中以節民情。導和以養民性。政行斯二者。刑防斯二者。四達而不悖。然後上下輯睦。一之乎中和。茲二帝三王所由昌也。先皇帝悼道之鬱滯。建官設屬。以討禮文。定雅樂。始自郊廟。行之朝廷。以風天下。規模宏遠矣。而美意未終。澤不下究。朕奉承遺烈。夙興夜寐。嘉與宇內。臻于斯路。今天下之俗。分守不明。僭侈相勝。家自爲禮。人不知樂。自學士大夫。齊民編戶。率以其意從事。故是非生于貴賤。隆殺繫其富貧。風俗流溢。和氣弗兆。昔者聖人雖未制作。必因先王之禮樂。宜于世者。用以教化。是禮樂之于天下。不可一日緩也。今頗欲考古今之宜。剖經史之義。立爲昏姻喪祭之文。器服

宮室之制。隆雅頌之聲。斥優侏之音。使習俗知節。謬戾不作。建中和之極。以述成先皇帝鴻業。其而損益先後之序。朕不敢知。固以待周詢而博訪焉。子大夫以爲如之何而可。或謂解今之法而更張之。民將駭而難從。姑因循其舊而徒加厲禁。又終不足以合乎先王之法度。然則考古便今。必有中制。昔漢修三雍。行大射。調八音。聽樂均。號稱永平。唐損益曲臺制度。亦盛于貞觀開元之間。采其遺意。概之先王之法。其亦有合于今乎。不然。史家所載前代之跡。粲然具在。要必有可言者。至于賈誼劉向。其論深美而不見施用。房喬杜如晦。達于爲政而不知禮樂。其失安在。乃若節文度數。其詳則有司能言之。非所問子大夫也。其推古今之所以廢興。與施于當世而宜者。著于篇。

奉敕擬上皇太妃冊文並繳進劄子

臣准敕撰皇太妃冊文。臣詞學鄙陋。不能鋪紀皇太妃休德盛美。上稱詔旨。勉強以成。冒塵聖覽。臣不任惶懼愧汗之至。謹具繳進以聞。謹進。

維元祐二年歲次丁卯某月某日。皇帝某謹再拜言曰。昔我神考。迪祖宗休德。以孝事親。以正御家。而天下化之。方是時。皇太妃實左右內治。以柔順誠敬奉事兩宮。以仁淑勤儉綏帥九御。受祉上帝。篤生冲眇。以顧以復。以濟及茲。俾獲紹統序。欲報之德。物無以稱。永惟人君之行。莫加于孝。而孝雖四海九州之養。莫大于顯其親之名。矧我神考。厥有訓命。未予小子。敢不敬之。茲用稽合羣志。恩與義稱。不勝至願。謹奉玉冊金寶。上懿號曰皇太妃。恭惟皇太妃子詩書所載輔佐之道。施于家邦者備矣。宜膺典禮。不顯徽懿。